



贫困农民工春节返乡状况 调查报告

(2018)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2018年4月



目 录

一、研究背景.....	3
二、研究方法.....	3
三、受助贫困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4
(一)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户籍、性别、年龄.....	4
(二)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文化程度	4
四、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工作情况.....	5
(一)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外出工作年限.....	5
(二)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从业分布	5
(三)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5
五、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家庭情况	6
(一)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家庭规模与婚姻状况.....	6
(二)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家庭劳动力状况.....	6
(三)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子女教养状况	7
六、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家庭收支情况	8
(一)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家庭收入情况	8
(二)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家庭支出情况	8
七、受助贫困农民工返乡情况	9
(一)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回家过年情况.....	9
(二)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回家的方式和困难	10
(三)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返乡支出情况	11
(四)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返乡和返城计划	12
(五)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改善回家难的期望	12
八、支持贫困农民工春节返乡的建议	12
(一) 支持贫困农民工在春节时实现家庭团聚.....	13
(二) 开展贫困农民工返乡安全保障行动	14
(三) 协助农民工改善相应能力和条件实现家庭亲子团聚	15
春节返乡故事集.....	15
阔别十年，春节重聚首	15
我希望年年回家过年尽下孝道	17
和孩子团聚让我满足.....	18
我其实不愿意回家过年	19



2018 年贫困农民工春节返乡状况调查报告

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 年年末，总量 28652 万人，比 2016 年增长 1.7%。其中，本地农民工 11467 万人，增长 2.0%；外出农民工 17185 万人，增长 1.5%。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城市的住房、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生活就业等各方面都面临着各种挑战，虽然在城市就业能够为农民工家庭带来更多收入，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家庭仍处于温饱状态，极易因意外、疾病、工资拖欠、社会资源匮乏等原因而陷入贫困的境地。

每年的“春运”，是贫困农民工期待而又害怕和心酸的日子。在万家团聚的时刻，不少贫困农民工没有条件返乡，也没有条件将子女家人接到城市实现家庭团聚。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北京协作者）作为一家致力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自 2017 年开始与滴滴合作，为贫困农民工特别是父母工人返乡提供免费顺风车、车票等支持服务。

2018 年 1 月 24 日，北京协作者联合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青岛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再次开启与滴滴顺风车的合作，支持北京、南京、珠海、青岛的贫困农民工在春节实现家庭团聚。

与此同时，“协作者”继 2017 年农民工春节返乡调查后，第二次以贫困农民工返乡作为调查切入点，在返乡资助参与人数较多的北京、南京、珠海三地，对受助贫困农民工开展调查，探索贫困农民工春节返乡难的背后原因及解决策略，探索寻求有效支持贫困农民工春节返乡的资源、方法等。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对象为滴滴资助的 100 名实现春节团聚的贫困农民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最终收回有效的问卷数据 96 份，访谈资料 15 份。



本次调查不仅了解贫困农民工家庭成员工作与健康、收入支出等情况，同时调查贫困农民工春节返乡过程中的困难，并结合 2017 年 56 名贫困农民工春节返乡调研部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探索这两年间贫困农民工返乡困难的异同之处。

三、受助贫困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一）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户籍、性别、年龄

2018 年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来自重庆、云南、四川、山东、江西、江苏、湖南、湖北、黑龙江、河南、河北、广西、广东、甘肃、北京、安徽等 16 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户籍所在地集中在华东（34%）和华中（30.9%）两个区域。

2018 年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 46.%为男性，53.1%为女性，相对于 2017 年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而言，男性贫困农民工百分比增加了 5.8%。

2018 年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主要集中在 30-40 岁（38.5%）和 40-50 岁（42.7%）两个年龄区间，与 2017 年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相比，2018 年受资助的青年贫困农民工百分比减少约 10%，50 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工百分比增加了 12.5%。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年龄阶段					
受资助的年份	18-30岁	30-40岁	40-50岁	50-60岁	60岁以上
2017年春节	16.1%	57.1%	26.8%	0.0%	0.0%
2018年春节	6.2%	38.5%	42.7%	11.5%	1.0%

$\chi^2 = 16.318$, 精确sig. (双侧) = 0.001 < 0.05 , Cramer's V = 0.320

（二）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文化程度

2018 年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文化程度集中于小学（24%）和初中（45.8%）两个学历阶段；未上过学的贫困农民工占比 14.6%。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文化程度					
受资助的年份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
2017年	0.0%	17.9%	62.5%	17.9%	1.8%
2018年	14.6%	24.0%	45.8%	12.5%	3.1%

$\chi^2 = 11.606$, 精确sig. (双侧) = 0.017 < 0.05 , Cramer's V = 0.276

从数据来看，整体而言，相比2017年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而言，2018年受资助的老年贫困农民工和低文化程度的贫困农民工比重明显增加，贫困资助更加精准。



四、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工作情况

（一）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外出工作年限

2018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年限普遍较长，94.7%外出打工经历在5年以上，10年以上的高达72.4%。

2018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在目前所在城市打工的年限也普遍较长，5年以上的高达82.8%，10年以上的也达到52.7%。

打工的经历	5年以下	5-10年	10-15年	15-20年	20年以上
外出打工多久	5.3%	22.3%	36.2%	14.9%	21.3%
在目前城市打工多久	17.2%	30.1%	30.1%	14.0%	8.6%

（二）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从业分布

2018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主要在电子电工（19.4%）、食品饮料（14%）和建筑建材（15.1%）等劳动技能含量低的行业就业；67.8%的贫困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的时长达到8小时以上。

72.5%的2018年受资助农民工表示选择目前这份工作的是为了养家糊口。

从事的行业							
食品 餐饮	贸易 销售	机械 机电	电子 电工	建筑 建材	交通 运输	家政 安保	其他
14.0%	4.3%	9.7%	19.4%	15.1%	0.0%	9.7%	28.0%

（三）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对于目前工作收入情况，仅有19.5%的贫困农民工表示比较满意以及非常满意；对目前的工作环境情况，26.2%的贫困农民工满意度一般，对工作环境比较不满意以及非常不满意的贫困农民工占比34.6%。

其中，贫困农民工对于作业环境噪音污染不满的达50%，对作业环境粉尘污染不满的达23.9%，对作业环境温度太高不满的达26.1%，对作业环境有毒物质排放不满的达19.6%。

虽然对于目前的工作整体满意度较低，但对于贫困农民工而言，选择更换打工城市，或者选择更换工作的行业，都是一件成本较高、风险较大的事情，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等等限制，使得他们没有条件、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来做出更好的选择，多数贫困农民工不得不从事一份将就的养家糊口的工作，这也局限了贫困农民工职业的长远发展。

“目前的工作环境特别糟糕，粉尘特别大，噪音也特别大，夏天的时候会特别热，时间长了嗓子和耳朵都难受，不舒服。像我们这些打零工的人，也没有五险一金，相当



于是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从来没有去检查过，就想着有时间抓紧多干一些活，多赚点钱，未来的事情也没心思去多想。有时候想想，要不回家算了，但是回家的话挣得更少，我老婆还要治病，在老家的话，挣的钱根本不够花。”

——个案15，贫困农民工老于

五、受资贫困助农民工家庭情况

（一）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家庭规模与婚姻状况

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国组织开展的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2-3人的小型家庭已成为主流（53.6%），城镇家庭人口平均规模为3.07人，农村家庭人口平均规模为3.56人。

而2018年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家庭人口规模集中在4人（24%）和5人（20.8%），贫困农民工家庭人口平均规模约在4.5人-5人之间，明显比全国家庭人口规模要大。

一家总共几人					
3人以下	3人	4人	5人	6人	7人及以上
9.4%	12.5%	24.0%	20.8%	16.7%	16.7%

2018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已婚的有90.3%，离异的有9.7%；已婚贫困农民工与配偶分居两地的达33.8%，与配偶关系状态不佳或一般的达26.9%。

贫困农民工的双亲健在的达56.8%，母亲健在为（17.9%），父亲健在为（9.5%）。

（二）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家庭劳动力状况

在影响家庭劳动力质量的健康方面，2018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健康状况对工作生活会产生影响的达46.9%，其中15.6%的农民工患病比较严重，经常会影响工作生活；6.2%的贫困农民工身体患有非常严重的疾病，坚持工作一天算一天。

贫困农民工的配偶已故的有9.3%，配偶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达37.2%；健在的配偶中，在家种地养殖的达3.8%，同样在外打工的达47.4%。

配偶工作状况			
配偶基本不工作	配偶在家种地养殖等	配偶在外打工	其他
24.4%	3.8%	47.4%	24.4%

贫困农民工的父母双方已故的有15.8%，父母健在且身体都健康的有15.3%。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妈现在就一个人住在老家的那个小院里，她现在生病了，生活不能自理，经常就是因为腿脚不方便，跑不急，大小便就解决在裤子里了，除了我姨妈有时候能过去看看她，多数时候也没人照顾。”

——个案15，贫困农民工老于



“我妈腰椎间盘突出，但没有做手术。有一条腿因此萎缩了，腰疼起来也下不了地。这两年我妈身体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不得已才每年回家过年，本来想把她接到北京做手术，但北京看病没法报销，目前手术在北京至少得10万左右，支付不起，所以最后手术也没做成。我妈说：算了，糊弄去吧，反正也老了，能糊弄就尽量糊弄。现在我妈一个人独居，没人照顾。”

——个案12，贫困农民工老李

健在的父母中，在家务农的达34.2%，在外打工的达5.1%，一方打工一方在家务农的达5.1%。

父母工作状况				
父母在家务农	父母基本不做任何工作	父母都在外打工	父母一方打工，一方在家务农	其他
34.2%	35.4%	5.1%	5.1%	20.3%

（三）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子女教养状况

2018年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有2个子女的达51.6%，明显高于2017年贫困农民工，3个以上子女的达25.8%，略微高于2017年贫困农民工。

几个孩子	没有孩子	1个孩子	2个孩子	3个孩子	4个及以上	5.00
2017年	1.8%	42.9%	32.1%	17.9%	3.6%	1.8%
2018年	0.0%	22.6%	51.6%	14.0%	11.8%	0.0%

有52%的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个别子女或者所有子女都留守老家，将子女留在老家的原因主要为“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37.3%）和“户籍原因孩子教育有困难”（27.5%）。46.2%贫困农民工的留守老家子女由贫困农民工的父母照顾。

子女是否都在身边			不在身边的子女由谁照顾		
都在身边	不全在身边	全不在身边	父母	亲戚	其他
47.9%	31.2%	20.8%	46.2%	19.2%	34.6%

贫困农民工的父母和配偶的文化水平与贫困农民工的情况相似，普遍不高，大多数在初中文化水平及以下。57.8%的贫困农民工认为子女的读书环境一般或不佳，12.4%的贫困农民工表示子女有辍学的现象。

文化程度	未上过学	小学文化	初中文化	高中或中专	大专文化	本科及以上
父亲	45.7%	35.9%	13.0%	3.3%	1.1%	1.1%
母亲	59.1%	33.3%	5.4%	2.2%	0.0%	0.0%
配偶	11.9%	29.8%	41.7%	13.1%	1.2%	2.4%

这从侧面一方面说明贫困农民工家庭教育环境不良，文化教育的匮乏存在代际传递的惯性。文化教育匮乏与贫困的形成存在相关性，文化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越有可能陷入贫困。



六、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家庭收支情况

（一）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家庭收入情况

过去五年，11.5%的2018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有过工资被拖欠的情况，被拖欠工资的最小金额为600元，最大金额为20000元，平均被拖欠6542.9元。

“每月工资两千元，一年只能工作八个月，但和孩子住宿花费不是很大，我俩能勉强生活。最让人不满意的就是拖欠工资，不能按时发放，这严重影响到我和孩子的生活。”

——个案14，贫困农民工老岳

2018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其2017年务工到手的年收入主要集中在“1-3万元”

（43.8%）和“3-5万元”（28.1%）。而《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485元，也即农民工人均年收入41820元，调查数据明确显示，64.6%的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收入低于全国农民工平均收入水平。

47.8%的贫困农民工配偶没有收入，配偶收入集中在“1-3万元”（24%）；61.5%的贫困农民工父母没有收入，父母收入集中在“1万元及以下”（26%）；96.9%的贫困农民工除了自己工作、配偶和父母工作收入外，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3.1%的贫困农民工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零散的收入也在“1万元及以下”，来自闪送外卖收入或少额的养老保险金收入。

到手收入	无收入	1万元及以下	1万-3万元	3万-5万元	5万-7万元
贫困农民工	9.3%	11.5%	43.8%	28.1%	7.3%
配偶	47.8%	11.5%	24.0%	14.6%	2.1%
父母	61.5%	26.0%	12.5%	0.0%	0.0%
其他收入来源	96.9%	3.1%	0.0%	0.0%	0.0%

（二）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家庭支出情况

2018年受资助农民工的家庭支出集中在“1万-3万”（41.7%）和“3万-5万”（31.3%）。贫困农民工家庭最大的支出集中在“子女上学”（78.9%）、“日常生活开销”（56.8%）以及“就医”（49.5%）。其他贫困农民工认为也是主要支出的还有“住房（维修或房租水电）”（9.5%）。

贫困农民工家庭2017年支出超过10万的皆因家人患大病就医所致，最高患大病就医费用高达23万。

2017年家庭总共支出多少钱					
1万元及以下	1万-3万元	3万-5万元	5万-7万元	7万-10万元	10万元以上
7.3%	41.7%	31.3%	9.4%	4.2%	6.3%



家庭最大的支出集中在哪些方面			
日常生活开销	子女上学	就医	其他
54	75	47	13
56.8%	78.9%	49.5%	13.7%

七、受助贫困农民工返乡情况

（一）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回家过年情况

与2017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情况整体相似，在过去的5年里，64.2%的2018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有过不回家过年团聚的经历。4年和5年没有回家过年团聚的情况，2018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略高于2017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

过去五年几年没有回家过年团聚						
	0年	1年	2年	3年	4年	5年
2017年	37.5%	16.1%	23.2%	12.5%	5.4%	5.4%
2018年	35.8%	13.7%	15.8%	12.6%	9.5%	12.6%

与2017年贫困农民工情况类似，2018年贫困农民工没有回家过年团聚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回家路程太远，路费太贵”（57.6%）。与2017年情况不同的是，2018年贫困农民工感到“回家人情开支太高”（47%）明显高于2017年贫困农民工（33.3%）；而感到“买不到票”（21.2%）的情况明显好于2017年贫困农民工（33.3%），这从侧面说明中国春节交通运输服务状况有所改善。

没回家过年团聚的原因	工作太忙没时间	回家路程太远 路费太贵	买不到票	回家人情开支 太高	其他
2017年	33.3%	55.6%	33.3%	33.3%	11.1%
2018年	30.3%	57.6%	21.2%	47.0%	12.1%

“家里生活一直都比较拮据，开始租的房每月200元，环境不好，为了让生重病的孩子康复环境好一点，现在一家人租了每月800元的房。因为路费太贵，我们4年没回宁夏老家。”

——个案4，贫困农民工小赵

“我和孩子两个人，在城里没有团圆的感觉，感觉很凄凉。其实我特别想每年都回家，但是花费太大，走亲戚都是要花钱的，不光是车费的问题。随便花一花，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没有了。回老家过年，亲戚朋友多，大家一起热闹，有团圆的感觉。但在欢欢喜喜的背后，都是用钱堆出来的，今年回去一趟就花了几千多块，相当于我三个月的工资。”

——个案12，贫困农民工老李



“感觉回家过年挺难的，我其实不愿意回家过年，回家过年花费太大，负担不起；由于我家条件差，每次回家过年，都要看亲戚的脸色。说到底，就是因为缺钱，如果有钱了，既不用看脸色，也不用担心花钱多。”

——个案15，贫困农民工老于

（二）受资助贫困农民工回家的方式和困难

与2017年情况类似，2018年贫困农民工返乡时选择的交通工具方面，主要以“火车”（43.0%）和“长途汽车”（41.9%）为主；不同的是，乘坐“长途汽车”的比例有所减少，而“乘坐老乡亲友顺风车”（11.8%）比例明显高于2017年（1.8%）。

最常用的回家交通方式	长途汽车	火车	老乡亲友顺风车	其他
2017年	50.0%	44.6%	1.8%	3.6%
2018年	41.9%	43.0%	11.8%	3.2%

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选择交通方式的原因，主要为“价格相对较低”（55.9%）和“票源充足购票方便”（19.4%）。

选择此种交通方式的原因	速度快时间短	价格相对较低	票源充足购票方便	有朋友老乡同行相互照应	其他
2018年	10.8%	55.9%	19.4%	14.0%	17.2%

受资助的贫困农民工在回家过程中最常遇到的困难是“交通拥堵人流量车流量大”（57.8%），其次是“买不到回家的票”（25.2%）。

回家过程中最常遇到的困难					
买不到回家的票	交通拥堵人流量车流量大	上当受骗支付高昂路费	财物丢失	生命安全	其他
25.2.0%	57.8%	13.6%	12.9%	22.4%	14.3%

“春节回家高峰期，票难买，从南京到甘肃换乘好几次，直达票根本就抢不上。说实在的很难有人选择以这种方式回家。”

——个案2，贫困农民工小王

“最盼望的事就是春节了，一年到头终于可以家人团聚。但是在买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不会用手机中的软件来购买。”

——个案3，贫困农民工阿永

“因为春运的原因，车票比较难买，也比较贵，每个人100元。在车上，小儿子晕车，给他带上口罩，人很多，十分拥挤，平时坐4个小时左右，春运由于堵车坐了6个小时。”

——个案4，贫困农民工小赵



（三）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返乡支出情况

53.2%的2018年受资助贫困农民工春节回家一般花费在3000元以下。春节回家花费占全年收入的比例集中在5%-10%之间（46%），带礼物回家的贫困农民工有64.8%。

贫困农民工春节回家一般花费多少			
1000元以下	1000元-3000元	3000元-5000元	5000元以上
22.3%	30.9%	18.1%	28.7%

春节返乡花费占全年收入的比例					
5%以下	5%-10%之间	10%-20%之间	20%-30%之间	30%-40%之间	40%以上
24.1%	46.0%	1.1%	23.0%	3.4%	2.3%

贫困农民工一般都是给父母（89.1%）、子女（42.2%）和亲戚（37.5%）带礼物，礼物一般都是自己携带（89.7%）回老家。

返乡给谁带礼物回家			
给父母	给子女	给亲戚	给其他人
89.1%	42.2%	37.5%	1.6%

物品都通过什么方式带回家			
在当地买后邮寄	网购后直接寄回家	自己携带	其他
1.5%	2.9%	89.7%	5.9%

“已经有14年的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了。每次回家大概要花费四千左右，包含了给父母的钱，给亲友的礼品，路费，加上工资克扣费用。之所以一直没有回家过年，主要是回家的费用较高，另外就是春节期间也没有放假，如果回家过年会扣很多的钱，不回去可以省下那克扣的半个月工钱好供女儿上学，给父母看病。”

——个案5，贫困农民工阿芳

“这几年我过年基本都回去了，主要放心不下家里的老母亲。但每次回家过年也就在家待个四五天，就赶紧赶回来干活，我老婆得了肾衰竭，我得打工赚钱给老婆治病。过年我没花多少钱，一千多点吧，回家的时候给我妈，给我姨妈买点东西，也不敢多花钱，能省就省了。”

——个案15，贫困农民工老于

“回家都会买些糖、饼干、干果、衣服带回家给孩子，今年刚好想买个书包给女儿，滴滴公司刚好送上这样的新年礼物，我女儿收到这样的礼物，无比的开心。”

——个案9，贫困农民工阿覃

“我见到十三年没见的母亲后，有点害羞地拿出了特意为她买的一套衣服和鞋子，我也不知道尺码合不合适。母亲接过后，泪流满面，鞋子试穿了一下，有点大，她把衣服和鞋子珍藏起来，不舍穿。”

——个案2，贫困农民工小王

而往返路费占春节返乡花费的比例主要集中在（10%-30%）之间（50.0%）。往返路费占春节返乡花费（30%-50%）的贫困农民工达到20.7%，这说明对于相当一部分贫困农民工而言，往返路费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



往返路费占春节返乡花费的比例			
10%以下	10%-30%之间	30%-50%之间	50%-70%之间
28.3%	50.0%	20.7%	1.1%

(四)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的返乡和返城计划

2018年受助的贫困农民工在春节期间一般待的时间主要为“10天以下”（49.5%）和“10-20天”（43.2%）。96.9%的贫困农民工表示此次返乡过年后，为了养家还会回到目前所在城市打工。

贫困农民工春节在家一般待多长时间			
10天以下	10天-20天	20天-30天	30天以上
49.5%	43.2%	3.2%	4.2%

“已经15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今年在滴滴顺风车的支持下，我们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人流量太大担心迟一些回来会影响孩子上学，还没过完除夕，我们便选择回来，说到底还是没有在老家过一次完整的新年。”

——个案1，贫困农民工老高

(五) 受资助贫困农民工改善回家难的期望

对于解决春运回家难的问题，受资助贫困农民工认为“涨工资”（52.6%）和“降低城市消费成本”（46.3%）是对于他们而言较好的解决方式。贫困农民工希望在返乡期间得到的支持主要是“有企业像滴滴一样企业给予返乡资金支持”（76.8%）。

约1/3的贫困农民工期望在返乡期间得到的支持还有“单位社会组织车辆集中运送”、“有与学生一样的优先订票渠道”和“有带薪年假”。

贫困农民工认为怎样才能解决春运回家难题						
涨工资	降低城市消费成本	有容易买票的渠道	延长春节假期	有更便捷的交通方式	工资不被拖欠能及时拿工资	其他
52.6%	46.3%	31.6%	28.4%	24.2%	12.6%	14.7%

贫困农民工对于打工者返乡希望得到的支持				
希望有与学生一样的优先订票渠道	希望单位社会组织车辆集中运送	希望能有带薪年假	有企业像滴滴一样给予返乡资金支持	其他
35.8%	37.9%	31.6%	76.8%	3.2%

八、支持贫困农民工春节返乡的建议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高速流动的社会，未来的中国，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农民工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其面临的困境其实是我国各类民生问题在高速流动的社会变迁下，在该群体身上的聚集性体现。



每逢春节，在城市辛苦劳作一年，“回家”是农民工最温暖的期待。2014年，中国基层人力资源招聘网站大谷网出炉的《2014年春节基层打工领域调查报告》显示，该年度有37%的打工者表示过年不回老家，接近29%打工者认为，回家成本太高让他们无法承担，高达28%的打工者表示“车船票太难买”而不回家。而本次调查显示，贫困农民工的返乡困难更为复杂和严峻。

了解和回应贫困农民工春节返乡难问题，一方面有助于农民工的精准扶贫工作，另一方面有助于探讨完善春节返乡期间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机制，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结合贫困农民工返乡状况，在回应贫困农民工春节返乡难问题中，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行动。

（一）支持贫困农民工在春节时实现家庭团聚

1、资助贫困农民工返乡或留守儿童老人到城市团聚的交通费用。

正如滴滴出行2017春节资助的行动，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支持贫困农民工的方式，能够直接降低他们回家经济上的压力。

对于请假难的贫困农民工，也可以支持他们将子女接到身边过春节。采用这种帮扶方式，需要注意提醒贫困农民工注意保障子女旅途安全，保障他们的子女乘坐的客车安全正规，保障有人送他们到车上，并有人将他们接到身边。

有人力资源优势的全国大型公益组织，可以考虑全程接力护送贫困农民工的子女春节进城与他们团聚。

2、协调“农民工专列”“农民工专巴”助农民工春节返乡及节后返城。

公益组织、企业、输入输出地人力资源部门、铁路部门、工会等社会团体，可以合作拓展“农民工专列”、“农民工大巴”等春节返乡运输服务，一方面能够降低贫困农民工返乡的费用，减少其乘坐非法客车返乡的风险，也能够消减贫困农民工春节期间返乡返城购票压力。

文献显示，部分省市地区在春节期间已采取过很多举措助力农民工返乡。2009年春运期间，湖北省总工会联合武汉铁路局、省交通厅开通“农民工返乡返岗”专列，帮助农民工春节回乡以及节后返岗。近几年，安徽阜阳政府都会组织火车专列方便农民工返乡。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开展劳务扶贫协作系列活动，召开部分广西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座谈会，并打造“幸福专列”送农民工返乡过年。

而在2010年，北京市市政府鼓励同一单位购买同一方向、同一时间500张以上车票，申请农民工火车专列。福建交通部门、福建省工会，还有“农民工专机”、“农民工专列”、“农民工大巴”。

3、开展和资助帮扶父母工人订票的公益项目。



网络订票操作简便但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懂得如何使用，或没有条件通过网络订票，只能选择传统方式购买火车票，这样就出现了难以买到票和只能买到站票的情况。因此帮助父母工人订票；或者帮助父母工人学习使用订票的工具；帮助父母工人与长途汽车公司、长途列车（火车）公司协调购票时间点；以及直接资助代理父母工人订票的公益项目，都能够回应父母工人订票难的问题。

4、落实农民工带薪年假。

相关劳动部门应做好监督和管理工作，杜绝企业以辞工、扣押工资等方式阻碍农民工返乡。

（二）开展贫困农民工返乡安全保障行动

1、开展和资助“专门疏导外来工返乡的车站、客车和列车”的公益服务项目。

一般情况下，年纪较大的打工父母对于城市交通的熟悉度较低，为此，在春节返乡期间，可以开展和资助车站、客车、列车疏导和协助外来工返乡的公益项目。另一方面，还可以开展护送打工父母返乡的爱心接力倡议活动。如尝试开发顺风车与火车交通、客运交通的联动，在列车上设置爱心车厢，协调长途汽车公司设置爱心专车，并倡议顺风车参与护送打工父母爱心接力活动，将顺风车和长途汽车爱心专车、铁路列车爱心车厢转运相结合，即降低了交通承运成本实现了送打工父母顺利返乡，又在全社会形成了关爱打工父母的氛围，减少贫困农民工归途中的安全问题。

2、做好交通安全保障。

春节期间，私营大巴车通常夜间出车，超载严重，且乱收费，司机疲劳驾驶，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应加强私营大巴车运营管理和夜间运营检查，预防超载、交通事故发生；应加强对于私营大巴车的运营管理和资格审查，开设便于农民工投诉的渠道，杜绝私营大巴车中途甩客、强行消费事情的发生；应加强安全检查、人员筛查，预防拦车抢劫、旅途诈骗等犯罪案件的发生。

3、开展和资助帮扶父母工人增强人身和财产保护能力的公益项目。

父母工人是他们家庭的顶梁柱，在回家的途中出现意外，这对于他们的家庭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因此，增强他们自我保护和财产保护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开展和资助帮扶父母工人增强人身和财产保护能力的公益项目，能够协助他们降低意外伤害的几率，减少返乡的担忧和顾虑。

4、开展和资助帮扶打工父母提高寻求适当帮助的勇气和能力的公益项目。

打工父母由于文化水平和收入的影响，往往对自我社会价值认同感较低，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缺乏寻求其他资源支持的勇气和能力。

因此，开展和资助帮扶他们认识自我、提高寻求支持的勇气和能力的公益项目，能够让他们在旅途遇到困难时，及时寻求适当的帮助，从而规避潜在的旅途风险。



（三）协助农民工改善相应能力和条件实现家庭亲子团聚

第一，企业与政府、公益组织、工会等社会团体可以携手，了解农民工子女教育需求，增建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学校，增加教育机会；建立开放式公益服务中心，开展公益托管服务等，营造条件支持贫困农民工将子女接到身边。

第二，企业、政府、公益组织、工会等社会团体，可以针对贫困农民工的需求，链接资源，协助农民工提高就业技能，改善家庭经济实现脱贫，使其有经济能力在春节期间返乡。

关怀贫困农民工，有效地支持他们在春节里顺利与子女家人团聚，能够增加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机会，让贫困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够得享天伦之乐，部分缓解留守儿童对父母亲情的渴望；同时，也能减轻贫困农民工的经济压力和担忧，让贫困农民工及子女对未来生活更有信心。

【春节返乡故事集】

故事1 小王

阔别十年，春节重聚首

小王，女，21岁。老家安徽，初中未毕业便辍学，目前在南京打工，父亲和妹妹也一同在南京生活，一家三口依靠她在餐饮业做勤杂工维持生计。

我爸是安徽人，我妈是甘肃人；父母离异后，我爸带着我和妹妹来到南京生活，妈妈在甘肃老家重新组建了家庭。2005年来南京时，我才上四年级，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妈妈。

2016年的一场突发车祸，让我家处于飘渺崩溃的边缘。我爸头部受伤严重，左腿轻微骨折，在中西医结合医院ICU重症监护室呆了20多天，当时医生判断我爸可能醒不过来了，即使醒来也是残疾，但我依然坚信爸爸还会醒来。

2017年的春节，我就是和妹妹陪着爸爸在医院度过的，这个春节，让我一下子成长了。我一边照顾父亲，一边要面对巨大医疗费，去寻找律师，跟肇事逃逸的司机打官司。每每夜里我只能偷偷哭泣，但我是姐姐，还有一个妹妹要照顾，所以我要更坚强。

后来，爸爸终于醒了，慢慢恢复身体，我也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家附近的餐饮店做勤杂工，方便回家照顾父亲，一切也在慢慢好转。

2018年1月13日，协作者与滴滴顺风车合作，为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提供返乡的路费支持。当南京协作者的社会工作者电话告诉我时，我和妹妹都有点激动，因为我们有机会去甘肃见见妈妈了，随即我想到我爸，又有些失落，我犹豫地告诉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者：“我们再想想？”

2018年除夕前几日，我和妹妹最终决定回甘肃老家和十多年来未见面的妈妈一起过年，这也是爸爸的意思。春节回家高峰期，票很难买，从南京到甘肃换乘好几次，直达票根本就抢不上。说实



在的很难有人选择以这种方式回家。还好有滴滴报销 500 元，这就是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临走时爸爸躲在被窝里哭泣，他要独自一人在南京的异乡过年了。虽然我将爸爸托付给了南京的大伯，但我想到大伯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有时间过去照顾爸爸，所以我很自责，觉得这样做愧对爸爸，本该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但却留下病重的爸爸一人在南京，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我还是很想回去看看记忆里已经面容模糊的妈妈。

自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在去甘肃的路上我有点紧张，毕竟好久没回去。我想那个时候所熟悉的城市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路就是两天两夜，火车上长时间的煎熬，也让我更加忧心、焦虑，我怕爸爸因为腿脚不方便发生意外或者是吃不饱无法好好照顾自己。

到甘肃之后，我已不认识回家的路，打电话让妈妈来接，见了面之后我们母女三人都很开心，相互诉说着这几年各自的生活。我们陪着妈妈逛了街，去拜访了外公和外婆，再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当我害羞地拿出自己之前特意为妈妈买的一套衣服和鞋子时，妈妈泪流满面。我不知道尺码，就估算着买了，妈妈试穿了一下鞋子，有点大，她把衣服和鞋子都珍藏起来，不舍得穿。

放不下对爸爸的担心，我和妹妹商量在除夕当天赶回南京，陪伴爸爸。

妈妈将我们姐妹两人送进站，我们都有太多的不舍和念想，或许这一别，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见。妈妈告诉我们一定要常联系，常回去看看。

回南京之后，我买了菜和肉想跟爸爸一起补过春节，但是爸爸却拒绝了，这两年的折磨对爸爸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还是做了爸爸爱吃的饭菜，一直往他碗里夹肉，希望他多吃点肉，身体能尽快康复。我相信以后的生活只会更好。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回过安徽的老家，那边只有一个老人在生活，希望明年有时间并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回爸爸的老家陪老人家一起过年。我想将老人接过来一起在南京过年，但是爸爸也拒绝了，他坚持不过年。

但是我想以后不回甘肃就去安徽，不想落下任何一方的亲人，不然心里会不平衡。

访谈基本信息：

姓名：小王 年龄：21 岁 居住地址：丁家庄 工作：勤杂工（餐饮业）

家庭情况：父母离异，家有两女，妹妹今年初二，父亲在 2016 年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现如今腿脚不便，司机肇事逃逸，家庭所有支出仅靠小王一人维持。

访谈时间：2018 年 3 月 2 日中午 12:30 访谈地点：南京协作者莲花北苑

访谈人：王晓洁 记录员：锁梦洁

访谈手记：归家、团圆，是每个人在春节的期盼，但对于这个家庭，春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一边是重逢，另一边即是分离。在这个访谈中，我的内心是挣扎了，在这个花季的女孩身上，承担了太多的东西，但她又是如此积极阳光地面对生活。或许生活总会给我们些许磨难，但我们笑着应对，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故事2 小赵

我希望年年回家过年尽下孝道

小赵，女，33岁。老家安徽蚌埠，家里一共6口人，夫妇俩人，一儿一女和两个老人。其中小儿子患有白血病，需要定期医院检查；老人暂时不需赡养。小赵目前无业，一家全依靠老公在南京苏宁物流送货的工资支撑。

我20岁外出打工，做过图书销售员，成家后一直做超市收银，月收入1100元，有社保。2015年小儿子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后，我辞去工作在家全职照顾孩子。就依靠我老公在南京苏宁物流送货的月薪工资，他月薪4000多一点，没有购买社保和任何的商业保险，可以说老公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撑力量。

经过2年的治疗，后来南京协作者还有社会上爱心人士的帮助，孩子的病情有了好转，但没有痊愈，现在还需要定期去医院检查。

家里两个老人60多岁，身体健康，也是因为小儿子生病的原因，三年前老人从老家过来南京工作，帮补家里的一些开支；奶奶在饭店工作，没有休息，月薪2000多一点；爷爷在物流当搬运工，工作不稳定，一般是等通知才去上班，上班时间比较固定，一天10个小时，100元/天。等孙子病情稳定后，爷爷奶奶也没有再提供经济支持，因为老公的大哥也在南京，两个老人担心一直支持我家的话，老公的大哥那边会有意见。

家里生活一直都比较拮据，开始租的房每月200元，但环境不好，为了让小儿子康复的环境好一点，现在一家人租的房每月800元。

以前小儿子没生病的时候，几乎每一年我们都回安徽老家跟老人一起过年的，过年时会准备一些年货，给老人买些新衣服。我们很少去走亲戚，所以过年期间的开销也不是很高，1000元左右。小儿子生病后，老人也过来南京的这三年，春节我们没有回过老家，就跟老人在南京这边过春节了，也没有出去走走逛逛，就一家人简简单单吃顿年夜饭。

今年，因为滴滴的支持，想了几年想回安徽看看老公在敬老院84岁的奶奶、和她一起过年的我们，回了安徽老家从敬老院接出她和我们一起过了年。我们准备了一些年货，给老人买了一身新衣服，又把老人的衣服洗洗，尽一下晚辈的孝道，今年在老家待了10天左右。

因为春运的原因，车票比较难买，也比较贵，每个人100元。在回老家的车上，小儿子晕车，我给他带上口罩，人很多，十分拥挤，平时坐4个小时左右，春运由于堵车坐了6个小时。

我希望可以针对困境的农民工有一些打折优惠政策，因为高铁、大巴的票比较贵。未来这几年如果有像滴滴这样支持的途径也想继续申请，但如果后面家里条件好些了，我们就不会申请，也希望把这样的名额给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心里还有一个愿望，希望以后有条件可以在春节期间回趟自己的老家宁夏，看看从小生活在一起的老家亲人。因为路途太远，春节回家路费太贵，我已经有4年没回宁夏老家。因此，我也希望对于老家比较远的贫困农民工，可以有其他更快捷的交通工具支持返乡。

访谈基本信息

被访者：小赵 年龄：33 职业：暂时无业



时间：2018年3月3日 12.30-13.00 地点：莲花社区童缘托管教室

访谈者：李娇咏 记录者：张忠巧

访谈者手记：天下的父母都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自己的孩子一切顺利，健康快乐的成长，为了孩子可以放弃很多东西。贫困农民工的生活非常不易，虽然会遇到这种那种的麻烦困难，但他们始终不放弃，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希望生活最终会善待他们。

故事3 阿覃

和孩子团聚让我满足

阿覃，女，38岁。老家在广西，后来嫁到广东云浮。目前在珠海打工，是一名普工，家里2个子女。其丈夫在孩子1岁多时，意外去世，目前单亲，独自抚养子女。

我丈夫是一名厨师，早年跟随丈夫到过广州番禺、上海的酒楼做服务行业。丈夫去世后，经过亲人介绍，2013年来到珠海，目前在新青工业园一家工厂上班，到珠海有五年多了。

丈夫去世之后，我一人在外打工挣钱赡养孩子，家公和家婆开始对我还是存在一些偏见，后面慢慢逐渐改变了观念帮忙照顾我的儿子和女儿。

我的父母早些年从广西到珠海斗门区东澳村务农，爸爸64岁，从事建筑工人的工作，两老人身体状况良好。姐姐和弟弟也随即到珠海发展，我自己由于能力有限，只能在珠海投靠他们。最开始，我是和儿子住在出租屋里的，因为工作时间比较长，无法照顾六岁的女儿，就将女儿送回云浮老家，家公、家婆在云浮老家帮忙照顾。

女儿在老家后，我每年几乎都会回家。回家都会买些糖、饼干、干果、衣服带回家给女儿，今年刚好想买个书包给女儿，滴滴公司刚好送上这样的新年礼物，我女儿收到这样的礼物，无比的开心。

回老家的话，在这里的斗门客运站只有一趟车到我的老家，买票还是比较困难。每年回家，坐车只能坐到县城里，还要转车到镇上再到村里。一般回去到镇上都晚上了，回去村里小路太偏僻，天黑很不方便。近年有亲戚搬到了镇上，我今年是先到他们那里借住的一晚，年三十才到的家。

我今年很意外地了解到“滴滴出行，关爱留守儿童，帮助春节返乡”的活动，开始没抱多大的希望，后来尝试申请到帮助，我自己感到很开心。这次回乡是坐顺风车返回的，回的途中虽然出现了些小意外，但来回遇到的司机都很亲和，都是好人，中途耽误时间、漏东西，司机都负责的安全的把我们送到了家，我比较满足了。

因为滴滴返乡活动的资助，我今年春节能够坐顺风车回老家过年，虽然只是短短的5天，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珍贵的回忆。希望以后我有能力可以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照顾，那样就可以天天享受和孩子团聚的快乐了。

访谈基本信息：

访谈时间地点：2018年3月08日，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

访谈人：范旭芳，珠海协作者社会工作者

访谈人的感受：“哪里有家人，哪里就是家。滴滴的支持让工友回家更便利，为他们创造了归家新



的希望。”

故事4，老于

我其实不愿意回家过年

老于，男，48岁。老家在山东安阳，老家的母亲生病不能自理，妻子也有肾衰竭需要医治，他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在北北京打工，全家都依靠他一人打零工来支撑生活。

我小学五年级毕业之后就开始在老家打工，那时年纪小，给别人搬砖挣点钱，干一天就几块钱。年龄大一点之后，我就到济南打工，一直干建筑行业，几年后来了北京，到北京之后就没换过地方，这么多年一直在北京建筑行业打零工，现在每月平均收入3000块钱左右。

我有三个孩子，之前都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老大因为在学校被老师嘲笑，不愿意去上学了，我还是希望再找个学校让他去读书。即使学校教育环境很一般，我还是希望孩子都能多读书，不要再走我的老路了。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妈妈现在就一个人住在我老家的那个小院里，她老了生活不能自理，经常就是因为腿脚不方便，跑不急，大小便就解决在裤子里了，除了我姨妈有时候能过去看看她，多数时候也没人照顾。有时候想着，要不回家算了，但是回家的话挣得更少，我老婆还要治病，在老家的话，挣的钱根本不够花。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我老婆的肾衰竭和疝气，我打工赚的钱，除了养3个孩子和老人，大多数都给她治病了。肾衰竭这个病现在我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但疝气只要有钱，还是可以治好的。我现在就希望能找到钱，把老婆的疝气治好，不让她这么痛。

我工作的环境特糟糕，粉尘特别大，噪音也特别大，夏天的时候会特别热，时间长了嗓子和耳朵都难受，不舒服。像我们这些打零工的人，也没有五险一金，相当于是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从来没有去检查过，就想着有时间抓紧多干一些活，多赚点钱，未来的事情也没心思去想。

这几年过年我基本都回去了，主要放心不下家里的老母亲。可是每次回家过年也就在家待个四五天，就赶紧赶回城里干活。我其实不愿意回家过年，回家过年花费太大，负担不起；另一方面，家里条件差，每次回家过年，我都要看亲戚的脸色。我感觉回家过年挺难的，说到底，就是因为缺钱，如果有钱了，既不用看脸色，也不用担心花钱多。

因为缺钱，我每年回家过年也不花多少钱，一千多点。回家的时候给我妈，给我姨妈买点东西，我也不敢多花钱，能省就省。

北京协作者联系我说这次回家过年，滴滴能够资助车费，我回家后告诉我妈，她特别高兴，她跟我说要感谢社会上的好心人给予的帮助。我其实真的不好意思老让别人帮助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家里现在全靠我一个人。

我真希望我老婆看病问题能解决，孩子上学的学校能找到，我能有时间多陪陪我妈妈，那我的人生也就没有什么好遗憾了。



访谈基本信息：

访谈时间：2018年3月2日 访谈地点：北京协作者东四童缘

访谈人：尚富霞，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者

访谈人的感受：“回家过年对老于来说不但没有快乐，反而成了一种心理负担，因此他为了去看看那独居的老母亲，春节在家最多待四五天，就会匆匆返回北京，开启四处打零工的日子。我们总说，事在人为，但面对着妻子大病、赡养父母和抚育孩子这三座大山，让只能靠卖苦力为生的老于一个人该如何同时翻越？”